



战友老范最近比较烦,用他本人的话说,何止是烦,每天想骂人,想想自己真窝囊,一世英明却毁在一个女人手中。老范说:“我简直是摔头都找不到硬地方!”

老范是和我一个车皮拉到部队的,当兵时,他是全团出了名的帅哥。新兵下连时,他被分到了卫生队当卫生员,和我们在连队操枪弄炮相比,他舒服得要死。老范见到我们这帮战友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说起话来指手划脚,像当了什么大官一样。一次老乡聚会上,一个战友对着老范不客气地开了火:“老范,你也别那么牛,小心跳得高了摔死你狗日的!”“你狗日的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老范也不示弱。

说归说,战友间相处得还是十分融洽,但老范的遭遇不幸被那位战友言中了。由于老范人长得帅



曹新旺

气,见了外人说话嘴上像涂了蜜,这不,一不小心与地方上的一个女孩出事了,部队知道后,给他来了个除名。

送老范时,老范流泪了,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后来听说老范回家后,直接到南方打工去了。

十几年过去,我们这帮战友有的复员,有的还在部队,有的当官了,有的发财了,而在发财序列里,就有战友老范。当年他到了南方,通过打拼,成了腰缠万贯的老板,也娶妻生子了,小车开着,别墅住着,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爽”。有钱了,老范觉得找回了面子,在战友之间又开始趾高气扬了,经常以老帅哥自称,他那不光彩的一页,反倒成了笑谈。

男人有钱就变坏,这话虽然不全对,但在老范身上却应验了。这不,又出事了,他与结发之妻经过

长达一年的战争也在离婚中宣告结束。我们苦口婆心相劝也没有拉回老范的回心转意,可怜那美丽的嫂夫人哭得跟泪人似的,我们战友也只有安慰的份了。

老范跟他美丽的意中人举行了婚礼。老范与他的“小三”夫人相差十几岁,但从长相上看并无多大差别,这让我们战友不得不赞叹老帅哥的帅气!

你别说,自从老范结了婚,比以前显得更年轻了,总是笑容满面。老范也时常感叹:“此生得一红颜知己,死而无憾了!”“老范这狗日的中毒很深呀!”一战友戏言。

转眼几年过去了,老范与小嫂子有了爱的结晶,小日子过得舒畅甜美。可天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这回又让老范赶上了。小嫂子单独出差,途中突遇车祸香销玉殒。看着冰冷的美人,老范哭得死

去活来,也让在场的人为之动容。

斯人已去,老范明显地苍老了许多。但让我们这帮战友想不到的是,对老范打击更大的事情还在后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范的心情总算调整过来了。但在一次战友聚会上,一位战友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又让老范如掉进了冰窟窿。

那位战友开玩笑地说:“老范,我咋看你那小孩咋不像你!”

“就是!我们也有这种感觉!”几个战友随声附和着。我们战友谁也没在意这句话,它本身就是句玩笑话,没有人当真。可就是这句玩笑话让老范上了心,他偷偷地到医院与孩子做了亲子鉴定。

不过,看到手中的结果,老范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孩子真的不是老范的!”消息透露,战友愕然!



王 辉

岁月已不再年轻
青涩的张狂硌磨为粉红的记忆
你有权把完整的照片变成缺恨
却无法处置我心中的清纯
那时常挂在嘴角的微笑
是诗魂的蝴蝶
在思绪的花丛中翩翩起舞
风雨之后不一定尽现彩虹
英雄情结会平添人生的悲怆
我注定在屋檐下筑巢
你走了
带着属于你的那半张照片
对我也许这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不安分的心在我这里找不到归宿
让伟大回归平凡也需要超越的勇气
你走了
去追寻那梦中的自己
心头塞满无奈的遐思
生命的真谛不会枯黄
世界因此而斑斓多姿
岁月仍在流失
我们应该减负前行
当风和日丽的时候
你是否像我一样
晒一晒
那半张珍藏的照片
从相册里
从心底里



霜儿

走出家门,走进雾里。
八一路七一路大庆路滨河路,一路走来,走不出雾去。
喜欢听着音乐行走,喜欢听温婉、舒缓、空灵或是略带些忧伤的歌曲。

这样容易让人迷茫的天气,不敢听凄伤之音,故意听朋友刚刚推荐给我的《怒放的生命》。曲子很激昂,歌词也有一种催人向上的力量:“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

曲子三千,我只取一首听,翻来覆去。听着,想着:究竟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怒放?怎么样才不再迷茫?怎样才能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在雾中,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的行色匆匆,有的悠然自得,唱的还在唱,跳的还在跳,闲的还在闲,忙的还在忙……

那些卖菜、卖水果、卖鱼的人,依然带着一身的露水穿越浓雾而来。在这个雾气萦绕的早上,每个人都看得清自己的人生。



走近大庆路桥,岸边的树从清晰走向依稀,最后与水天在远方一起隐在白茫茫的雾中。汛期大水退去之后的浅滩,像老人脸上的皱褶,无声地诉说着一种曾经的存在。

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在面对流水吹着萨克斯,熙来攘往的车辆和行人,都被他丢在身后。

走近他,我取下耳机,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之中,听不出他吹奏的水准。

他的头发很长,乱蓬蓬地堆在脑后,看起来很多天没有清洗的样子,他的衣服一如他的头发,让人看不出究竟有多少时日没有



张凯涛 姜宝成

一年以前曾发出过一声:“庭满花开几许,庭院深深几许”的感叹。一年过去了,甚至更多的时间也过去了,心中总有些感慨,似乎不吐不快。

回首一年多来,身边来来往往地经历了太多可以拿出来把玩的事情,但惟独庭院中那几棵新种植的果树时常让自己心中泛起涟漪。其实都是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果树,外人看来它们并不美,很细小,叶也稀,光秃秃中只有几片绿。

一年前,坑坑洼洼的庭院中长满了蒿草,半人多高,用“荒凉”形容它并不恰当,但的确有几分神似。墙角处邻居家堆放的红辣椒倒是让这幅枯燥的镜像中平添了一份喜庆,似乎蒿草变成了点缀的绿叶,似乎那一点点红中透露着希望。

春暖花开时,庭院被平整了,还种上了十几棵树。它们刚到这时,那真是光秃秃的好一个干净,矮,没有一人高;细,一个手掌就握住了。一阵风吹过,摇摆得厉害,大有被风连根拔起之势。真担心它们能否适应这块陌生的土地。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在围墙的四周种满了针叶松,这种树耐寒、耐旱,四季常青。学校把树分片作为每个班级的分担区,并要求按时浇水。于是每天到学校的时候,都会发现三三两两的,干得热火朝天的学生提着水桶往返于水房和自己班级的分担区间,成了一道风景。

毕业后,听说那些树大都死掉了,当时我还怅然若失好半天。有了从前的这段经历,也就有了为眼前这些树担心的准备。

转眼春去夏至,夏去秋来,没发现眼前的这些树变粗了,变高了,却都变绿了。虽然依然是不多的绿,但每颗枝上都有绿的存在。旁边早已长成的大树在风中摇曳,发出飒飒的声音,它下面的这些树却变得安静异常。鲜明的对比,似乎突然明白了那句“树大招风”的含义。

自然界是公平的,大树根深干粗,小树根浅干细,那么大树理应承担更大、更强的风。联想到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任务的增多,身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更要清醒地意识到,权力的大小总是与责任的大小成正比的,就如这大树与小树。风同树不同,权同人不同,只有心系民众,才能公正扬神州。



邵 超

世界原本就是这样
一些事物纷纷向上,比如钻天杨,鹰,凌霄花,山峰,海浪,麦芒,涌泉,春笋,塔,火焰……
一些事物缓缓下坠,比如雨,阳光,流星,吊兰,落英,瀑布,垂柳,硕果,倒挂金钟……
世界原本就是这样啊——
在上下纷扰中周而复始,在高低起伏中生生不息。

原来
我站在这一座山凝视那一座山,那一座山很峻峭。
你站在那一座山遥望这一座山,这一座山很奇丽。
于是,凝视成了一根牵引的绳子,让我由这一座山向那一座山攀援。
于是,遥望成了一架长长的天桥,让你由那一座山向这一座山迁移。
我由这一座山攀上那一座山,回眸凝视,发现以前所处的山也很峻峭。
你由那一座山爬到这一座山,扭头遥望,发现过去驻足的山也很奇丽。
原来美好的秘密就躲在凝视中。
原来美好的巧妙就藏在遥望里。

路
无路可走的人,往往出路最多。
因为无路可走的人,渴望柳暗花明,渴望绝处逢生。
因为无路可走的人,一直在寻找出路,一直在所向披靡。
出路太多的人,往往无路可走。
因为出路太多会让有的人在选择中迷惘困惑、望而却步。
因为出路太多会让有的人在奔波中眼花缭乱,徘徊不前。
所以说:无路可走时不必常戚戚。
所以说:出路太多时切忌飘飘然。

家中的窗台上
家中的窗台上,摆着四盆不能称之为花的植物:
一盆吊兰,一盆四叶草,一盆太阳花,一盆芥菜……
一有时间我就推开窗子,看看它们。
隔上两三天,我就会给它们洗洗水。
我看植物,植物也会看我。
一旦对峙,我们的眼睛,瞬间都会变得清澈起来。
我给植物洗水,植物也给我浇水。
我滋润着它们的根和叶片,它们滋润着我的心和诗情。

吻
暖。一种暖。就像初春一片伸着懒腰的萌芽儿,被一束阳光轻手轻脚的触摸。
凉。一种凉。就像一朵无助的腊梅,让一朵晶莹的雪花儿踩了一下。
甜。真的很甜。就像一只饥饿的小蜜蜂,扑向了一朵羞答答的枣花儿。
辣。真的很辣。就像一只振翅的蛔蛔,张大嘴巴咬了一口火红火红的大椒……
萌芽,腊梅,蜜蜂和蛔蛔都是幸福的。
我今天想变成一片萌芽,明天想成为一朵腊梅……
我现在要做一只蜜蜂,将来还要当一回蛔蛔……
因为我贪婪,我想尝遍吻里的所有滋味。